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gs@163.com

梨树洲的夏天

周新文

七月如火的日子,炎陵县的梨树洲正藏着满怀的清凉等待客人到来。车过策源乡集市,盘山公路便如银链般往云端端绕,海拔指针缓缓爬升,窗外的暑气也一点点被山风筛滤干净。到了梨树洲的村头,就能看到海拔1540多米的山峰,凉爽的山风裹着草木的清气扑面而来,竟让我下意识挽了挽衣襟——这里是七月,分明是春末的舒爽啊。

藏在大山深处的梨树洲水库,像块被群山捧着的宝石,清澈剔透,绿中带蓝,远看无比深邃。大坝坝体是青灰色的石块垒成的,上面爬满了青苔,水流从溢洪道漫飞下来,织成一道碎玉般的帘,坠落时溅起的水雾里,总能看见小小的彩虹。

水库的水面通常是很平静的,平静得能照见云影和飞鸟,像一面巨大深幽的镜子。远处的山尖浸在水里,连带着松针的纹路都清晰可辨。偶尔有山风掠过,水面才泛起细碎的银鳞,推着光斑往岸边跑。岸边的芦苇丛里藏着水鸟,扑棱棱飞起时,翅膀带起的水珠落回水面,敲出一圈圈涟漪,好半天才慢慢晕开。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过水面,把水库分成两半,一半亮得晃眼,金得耀眼,一半浸在山的阴影里,透着沁人的凉。有人坐在礁石上钓鱼,鱼竿的影子长长地铺在水里,和云影、山影缠在一起,倒像是谁在水底织了张网,要把这一湖的

清凉都网住似的。

据当地91岁老人罗老对我们说,梨树洲是因很久之前盛产梨树而得名。村口的老梨树树冠如云,几乎家家都种,树下竹排栏内摆着几张竹椅,几位村民正慢悠悠地剥着云雾笋。“城里来的吧?”一位大娘笑着递过一瓣黄桃,“尝尝,刚摘的,甜着呢。”黄桃的汁水在舌尖炸开,清甜里带着山风的凉润,果肉细腻得像含着一汪晨露。抬头望,房前屋后的桃林正挂着沉甸甸的果子,套着的纸袋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串串藏着惊喜的小灯笼。

沿着村道往里走,民宿的庭院各有巧思。有的用竹篱笆围出一方天地,篱上爬满紫豆角、丝瓜和牵牛花;有的在院角搭起木架,架下摆着粗陶茶罐,山泉水咕嘟咕嘟煮着本地的野茶。一家民宿的主人正往晒架上铺茶季,紫红色的果子缀在竹篾上,像撒了一层玛瑙。“这茶季得趁晴天晒足日头,再放进陶罐里酿果酒,冬天喝着暖心。”主人擦着汗,额角的汗珠却很快被穿堂风带走,“我们这夏天特别凉快,压根不用开空调,晚上还得盖薄被呢。”

午后往神农谷方向去,车子穿行在陡峭的密林间。溪水在石缝里跳着舞,溅起的水花沾在车玻璃上,还有车内人的脸上,凉丝丝的。同行的小马说,这山里的温度常年比山下低7℃~8℃,最热的时候也起不过25℃。“前几年路没修

好,果子熟了运不出去,烂在地里,特心疼。”他指着路边的冷链车说,“现在好了,游客来了能摘,摘不完的当天就冷链运走,黄桃、桃李、云雾笋,城里的超市都抢着要。”

山坳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一群城里的孩子正跟着村民挖笋。胖乎乎的云雾笋裹着黄泥,刚从土里拔出来,带着股鲜灵的土腥气。“这笋不用焯水,直接切片炒腊肉,鲜掉眉毛,好吃得很!”村民教孩子们剥笋壳,手指翻飞间,嫩白的笋肉便露了出来。

夕阳西下时,山雾开始漫上来,像给村庄蒙了层淡白色的轻纱。民宿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混着饭菜和酒水的香气飘出老远。我们坐在庭院里,看暮色漫过对面的山头,听溪水在远处叮咚作响,天空中有晚归的鸟儿掠过竹梢,不时鸣叫几声。桌上的菜很快摆齐,黄桃炖土鸡、腊肉炒云雾笋、辣椒炒肉、还有几个家常蔬菜,都是它们自己种的,每一口都是山的味道,伴着晚风的清凉,空气中都是日子怡然的味道。

下到山头,车窗外的温度表渐渐降到30℃,慢慢才感觉到有一丝丝的热气了,我才才惊觉梨树洲的清凉有多珍贵,在那里就像是炎热之气被群山挡在了外面。那片藏在云端的村庄,用山风、果香和淳朴的笑容,把盛夏酿成了一坛甘醇的酒,让每个来过的人,都醉在这峰峰山背的清凉里。

随笔

逛店

三毛

想起过去那些穷乡僻壤,还有挑着剃头挑子,走村串户上门剃头的。剃头挑子一头烧着热水,一头是给顾客坐的活动靠椅和镜架,所以说是“一头热”。“虽云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剃一个头三块钱,娃娃一块,童叟无欺,包月包年都可,到时间一准挑着担子来,真正的顶上功夫,星级服务。现在云田、黄塘、三门、白马垄一带乡下,也还有“剃头匠”出没。

技能的好坏,全看手中的活计,既不是自吹,也不是靠招牌和广告。

还有铁铺,现在的年轻人,对铜火店(铁铺)可能已经陌生,那炉火熊熊、锤声叮当的铁匠活,已经很难见到了,但在有的乡镇和专门热处理的门店还能看到。谈到这些“过去式”的坊间景象,很能勾起上年纪人们的回忆。“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学校打铁。”这样的儿歌,不少“60后”“70后”还能背诵如流。进得店去,墙上挂的都是商品陈列:镰刀、柴刀、犁头、板耙、菜刀、剪刀……

学打铁不易,不但要力气足,手艺也得巧,任多硬的铁块,在他手里,也得化为绕指柔。各种铁器,都能打出来,真

是了得。我认识一位铁匠,他说打铁好啊,冬暖夏凉,冬天不怕没火烤,夏天不流汗,他的衣服,全是火星溅的筛子眼儿,通风极好,很少出汗。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职业优势”。

现在不同了,市场发展很快,七十二行,行行都在城里搞一个“门面”,烫金字,红绿灯,热闹得不得了!我在深圳闹市一家理发店理发,那店特别,不是剃头挑子可比,从理发师到洗头的服务员,都是“街棍”的,黑色制服,佩戴着肩章,肩章上缀着金星,有三颗、四颗的不等。我初以为无非服饰标新立异,没有在意,直到理完发,到收银台结账才知道,洗头的师傅是三星星级师傅,理发的是四星星级师傅,四星以上要加收“街棍服务费”。收银台的解释是,这是老板教的,有街的师傅是经过考核,技术很好的,所以要加收。我摸摸头,几根稀疏的头发,乖乖一边倒,既省力又省水,没想到我这种“三毛”优势,在“街棍服务”的店里,得到关照,并不多收费,很实事求是,真使我感动,一再道谢。

美了没几天,又犯牙疼,我很外行,听有学同的人指教,植牙的历史,也就百多年,最初用来“植”的假牙,是来自战场阵亡的军人。据说一百多年前,拿

破仑指挥的最后一场滑铁卢战争,死了数万人,陈尸战场,一夜之间,很多尸体的牙齿被拔去给无牙的人“种植”,谓之“滑铁卢牙”。难怪有人说活带火药味,要注意安全。后来听说开始用象牙、动物的骨头打磨成适合种植的人牙。最近半个世纪,国外开始使用烤瓷牙,纯瓷牙、树脂牙、合金牙,甚至纳米塑料等等。现在市场上的“牙齿种植业”,也就几十年光景,竟然如雨后春笋,到处生根发芽。这个“种植技术”有多少科技含量,有人说一颗牙值一根金条,是怎么核算的呢?我不知道。

“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真正奔发家,技能还是很重要的,对企业来讲,发展经济,鼓励“打工族”从技能上提高,才是正道。光从广告“宣传”上下功夫,“叫你白,你就白”,也难“白”起来。“吃一个月减肥药,减肥十斤”,比割肉还快,说白了,就是牛皮加造假。

“街棍”不过是理发店老板生财的花花肠子,到底有多少绝活,老板自己心里清楚,不过是把门面装修的成本收回来而已。店铺彩灯加街棍,比“一头热”的挑子进化一点,用料和花式也五花八门一些——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司令官留大胡子、半边光滑,顶上加盖……也不过是导演配合宣传“新发型”罢了,看得多了,见怪不怪。

难怪,某女“牙医”一见到上门的顾客喊牙疼,她只用一个字打发:“拔!”大抵她有的是“齿”,拔了再栽!

小小说

老油铺

钟小山

在醴北官庄山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溪水。东边的那条叫小横江,西边的这条叫大横江。大横江是两山夹一沟的长调羹形。两边山上生长着成片成片的百年老油茶林。这些油茶树大部分都是薄皮红果、早熟的寒露籽。

在溪水边,有一个老木榨油坊,主人家姓陈。油坊已经延续三代了,陈家几代人依靠这榨油坊,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油坊建在陈家住房的南边,借溪水推动水车,水车带动槽碾,碾压茶籽、桐籽、油菜、芝麻等油料。木榨是一截长约四米、直径一米多的梓树,中间掏成“工”字形内空,再由两对“井”字架锁定在地面。每逢榨油时节,先是听见提起戴着大铁帽的撞杠的“吱呀吱呀”声,接着是撞杠猛烈撞击也戴着铁帽的硬木尖,“砰——砰——”的榨油声响彻山谷,金黄浓稠的茶籽油香味就随着清风飘到很远很远。

如今掌管油坊的是陈立家,村里人都叫他“老油匠”。六十有五的年纪,精瘦的脸上刻满岁月的痕迹,一双手因长年与油料打交道而生出厚厚的茧子,指缝间总是藏着难以洗净的油渍。不过这双手在处理油料时却异常灵巧,仿佛有着特殊的感知能力。

陈家油坊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气,不仅因为他们家的油香浓郁、色亮纯正,更因为陈立家坚持传统工艺,收费低,出油率高,一个“油饼”都可以开榨。每到秋收季节,附近村庄的农户都会将收获的茶籽、桐籽、芝麻、油菜籽挑到陈家来榨油。一部分茶籽油留给自家吃,或送人礼,另一部分不出油坊就被客户买走了。客户大都是冲着没有掺假的老山茶油而来的,即使每斤价格高几元也乐意。

“老油匠,今年的茶籽收成不错,麻烦你把油榨得干净些。我的茶籽大部分都是开口籽呢。”村民李希贵笑盈盈地挑着两筐饱满的茶籽来到油坊。

陈立家将右手深深插进乌黑的茶籽里,熟练地抓起一把在掌心掂了掂,然后凑到鼻子前嗅了嗅,满意地点点头:“好料子,干脆,不要上灶焙烘了,直接进碾槽。出油率不会低,保证榨出的油能香透三里地。”

油坊里,水车在清亮的溪水推动下,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声。那声音已经成为当地一景,来往的人都会在水车前驻足一会儿,听听水车的声音。

不远处,陈立家的孙子陈小满正在溪边抛石头玩耍。十二岁的他已经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榨油技艺,但对这门古老的手艺却并不是很热衷。

“爷爷,刘老师说村上付家用机器榨油一天能榨上千斤油,咱们一天才榨多少啊?生意不会有影响吗?”陈小满边玩边问。

陈立家放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声音平和却坚定:“小满,量不多,生意也不大不如前了。但是,咱家的油是蒸熟后一滴一滴榨出来的,安全环保,慢工出细活,这油才香!”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停在了油坊门口。下车的是陈立家的儿子陈建国,如今在城里开了家酒楼,已经很少回乡下。

“爷爷,我来接您进城住几天。”陈建国走进油坊,眉头微皱,显然对这满是烟火气与油香混合气息的环境有些不适。

陈立家摇摇头:“不去,这会儿正是榨油的时节。”陈建国叹了口气:“爷爷,我已经和一家乡村旅游公司谈好了,准备把咱家的油坊改造成旅游景点,您就当个技术顾问,不用再这么辛苦了。茶油改成小瓶装,当旅游产品出售,价格要高很多。”

这话让陈立家脸色一沉:“改造?你怎么改?”“保留外观,安装现代设备,游客可以参观传统榨油过程,但实际生产用机器,效率高多了。”

陈立家沉默了,目光投向正在转动的水车和木榨,那是爷爷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心血。水碾转动的声音不急不缓,正如这油坊几十年如一日的节奏。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暴雨让大横江的水位迅速上涨,溪流猛烈冲击着水车,木头结构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不好,快去打开排水口!”陈立家顾不上与儿子争论,立刻冒雨冲向溪边。

陈建国原本想阻拦,但看到父亲坚毅的背影,又想起小时候跟在父亲身后学习榨油的日子,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他犹豫片刻,脱下西装外套,跟着父亲冲向了暴涨的溪水……排水口打开后,陈立家和陈建国父子俩浑身湿透,但水车和木碾保住了。

“爹,您这么在乎这些老物件……”陈建国欲言又止。

陈立家看着被雨水洗刷得更显沧桑的木榨,轻声说:“你知道为什么咱家的油香吗?”

不等儿子回答,他继续说道:“这木榨是你太爷爷亲手挑的梓树,说这树吸收了山林的精华,千年不朽,不串味;水车的位置水流不急不缓,正好带动碾槽匀速转动。水碾是你爷爷找木匠用千年梓木制成的碾槽。”

陈立家用粗糙的手抚摸着乌黑发亮的木榨:“几代人都在这油坊里留下了心血,也养育了几代人。这不只是榨油的手艺,更是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感。”

陈建国久久地沉默着,记忆中父亲的背影与眼前这个坚守传统的老人重叠在一起。“爷爷,我们重新规划一下吧。”陈建国最终说道,“保留传统工艺,但可以适当引入一些新的东西,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手工艺的价值。”

几个月后,陈家油坊焕然一新。水车依旧在溪水边转动,木榨仍然“砰砰”地压榨着香喷喷的油,但院子里多了一间小展馆,讲述着陈家三代人的榨油故事。有几个年轻人,以水车为背景,架起摄像机,进行直播带货。来参观老油坊的人越来越多,更令陈立家欣慰的是,孙子陈小满不知何时开始对榨油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常缠着他学习辨别茶籽、油菜籽、控制蒸茶籽的火候与技巧。

“爷爷,我想学这门手艺。”陈小满认真地说。陈立家慈爱地摸着孙子的头:“好,从明天开始,爷爷教你怎么听水车的声音辨别转速,用手捏茶籽的颗粒大小……”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老油坊上,水车依旧“咯吱咯吱”地转动着,溪水流淌的声音与油香交织在一起,飘向远方。

现代诗

重回列宁学校

谭剑南

老墙剥落后

一粒米砂坠入青苔
那些被红缨枪挑破的黎明
至今在玻璃柜里
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青石板上

脚印堆成珊瑚礁
风推开门页行走在课桌的过道间
有片枫叶突然转身
露出1932年的血腥

蝉鸣在瓦楞间迷路

光斑啃食着褪色的标语
粉笔灰扬起又坠落
那些闪光的名字
永远停留在未写完的田字格上

走廊尽头

晚霞揉成碎金
洒在“列宁”匾额上
跳动永不熄灭的火星
那是岁月埋下的火种
在每一块青砖里
静静燃烧成永恒的春天

当暮色漫过双杠时

孩子们齐聚在操场中央
把天空的湛蓝灌进旧水杯
将远方的汽笛折成纸飞机
降落在
古老的零江岸边那片田野上
与正在发芽的希望
交换秘密

散文

一切安宁

王亚

沈从文先生到泸溪时,正黄昏,听见“满江的橹歌,轻重徐急,各不相同又复谐和成韵。……小船上各处有人语声,小孩子吵闹声、炒菜落锅声、船主问讯声,……这全是诗。”

我初到泸溪是旧年冬月的黄昏,并未见这样的生世烟火,却不妨碍它仍旧“全是诗”。

出发时太阳还在中天待着,被朔风定格成了二维的平面图,空画了一个浑圆,苍白无力。一路向西,穿过正午的初起直至黄昏的尾声,从灰白的天走到黑透的天。重重叠叠的山不断拥抱我们的车,又撒开怀抱抱我们走向更深的所在。似乎走遍了天底下所有的山,在黄昏的尽头,泸溪到了。

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并没有预料中袭人的冬月寒凉,空气里一股子水汽,倒像春夜,有神仙隐于其间呵护众生。正是十六,全红的月亮亮了一江如练,还有黑浸浸的屏风一般的山前影影绰绰的雾带,和与雾气的灰白近似的江上芦苇。泸溪县城在山的对过,那山兀兀地立着,做着小城的侧壁,挡寒风,也抵外邪,而水就被挽在城与山之间,一齐来照拂城中的人。在这样的照拂里,日子都长一些吧。

那夜我的梦格外甜。月亮在天上张着全红的大脸庞,山与河与城都在底下安静地睡着,唯一重水汽浮着,浓浓的。

次日往江边看时,对过的山果然是一面“照壁”,刀削斧砍的一面山“墙”,当地人称之为“画壁”。大约远古时的仙人们造泸溪时,就依他们的审美,在一江之隔处再筑一“影壁”。这便一边是城,一边是壁,中间尚有一道与壁壁一同护城的河。

我甚至怀疑,古代建筑的审美就是依这泸溪的山壁而来。它与泸溪隔着一道湘江,又同沅江边的码头共同构成了空间之间转换的入口节点。照壁之外的是凡尘,照壁之内是世外。俗世中人若想来泸溪,须把它接引过来,再经由沅水涂去俗尘方能入城。如果世间不平静,山壁与沅水就都作了屏障,护泸溪一城安宁。

对坐是山壁,两岸苇葭婆娑,一江水明澈可视,人们在这样的安宁的城中,自任过生活。被山水护持的泸溪城,就这么长长久久地静静待着。他又像一个容器,能让习惯性滴落的雨水有了承载,让它们只管跌跌便是,全不用担心是否在跌落的途中就蒸发了,或者四下逸散不得归止。

泸溪人在城中过着慢慢的日子,像木心先生的《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清晨包子豆浆小店隔窗底下钻出来一股暖香,在寒夜里热腾腾冒着,发粘而笃定。人们提了热包子油条豆浆回家搁小茶桌上,撒两把老藤椅,坐上去它们咯吱咯吱互相调笑。或者在街角的小粉馆坐下,慢慢悠悠一碗粉,再去上班。下班回家晚饭毕喝喝茶聊会儿天,吃几个糕饼,至中夜茶喝得有些慌了,从橱柜里扒拉出一坛子自酿的米酒和一包熟毛豆。灯下毛豆就小酒,也是一种悠然安顿。

周末得闲时或许棹一小船溯流而上,檐轻轻、轻轻地摇,船也轻轻地、轻轻地晃,如仙槎径去,无所依附。浮棹一轻依岩壁而行,到了箱子岩就可以见着古代巢居者的遗迹了。巢居者的踪迹自然已寻不见,行船的水声在岩壁上撞出来的回响却在讲述着古老的烟火人事。

船再前行,到浦市了。沈从文的船到此处时,给他的三三写了一封信,末尾一句是:“浦市已到,一切安宁。”